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  
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  
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  
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  
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  
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  
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兒童君尚俱在京師外  
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下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願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旣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旣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草疏，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旣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旣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願不能止人之過，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旣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救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通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式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  
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  
筋漆而利越睽音炭夷以貨贖罪曰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  
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  
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  
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  
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  
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  
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  
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  
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見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日世習武者之著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劔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毀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劔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為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  
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  
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  
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傅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旱、以白其寃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饒畫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蟣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奉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竒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割割若驚雷卽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凡計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戶一寺其人日縮節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旣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瘞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邃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廕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是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縻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日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旣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開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齒之日冠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駮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擗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其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畝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  
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日相公二大  
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  
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  
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  
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  
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  
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  
野棠灑滄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  
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孿與鼠爭殘  
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  
日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系也自註曰右序本雙槐  
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  
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  
卽處守亦易為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  
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  
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  
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  
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 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養。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闔。閭。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拏。僂。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賊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槨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膾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即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為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鏗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芟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替。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剝纈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藥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髮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髫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補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糲，救饑餓。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閤固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籍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曰。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筭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徐文長文集 卷一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  
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  
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  
不給於藥與養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  
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襍而今者娶婦有子若  
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  
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  
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  
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  
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  
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  
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  
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營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澹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真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真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者，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鞞肉。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太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驕。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  
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  
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滄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  
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  
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  
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  
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  
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  
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  
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  
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木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  
人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  
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巨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  
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  
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玉易  
地絕不相入令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  
古人論書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予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  
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  
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濬河者卽此本也滿剌人能辨寶术虜耳舍  
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  
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  
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夏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贗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贗得乎董丈某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錯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歛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  
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  
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  
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  
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  
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旣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  
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  
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  
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  
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作時。而賈禍。則餘者不  
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  
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  
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  
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  
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  
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買  
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  
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  
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  
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鎡稱  
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  
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  
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先  
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  
章則並三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  
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徃徃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後不其效集 卷三十一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癩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欽人持文公箋字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做聖母帖聖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黥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圈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僞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鄴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